

芑圃先生吴昌硕的“芝里缘”

朱金艺 朱新良

吴昌硕安城教书举步维艰

吴昌硕青年时代是在磨难中度过的。17岁时太平军进军杭州，过境广德县、安吉县，太平军与清兵交战，吴昌硕随父亲吴辛甲避兵逃难，帮工打杂，后来逃到安徽、浙江临安龙须庵（现名龙须禅寺）等地。常言“深山之中，五步之内必有食”，他们以野果、草根、树皮、树梢嫩叶之类充食，过着“纵饭亦充泥”的流亡生活。五年后，乱定，21岁的吴昌硕随父返回鄞吴村耕读，全家九口仅存父子二人，而全村一片焦土，吴昌硕《别芜园》诗句云：“亡者数千人，生存二十五。骨肉剩零星，流离我心苦。”22岁的他随父亲吴辛甲从鄞吴村迁到安吉县县城安城，居住地取名“芜园”。县城到处是废墟，无数人在战乱中病死、饿死、战死，特别是瘟疫，死亡很多，县城人口出奇稀少。

吴昌硕22岁到32岁“芜园”时期，职业是教书。吴昌硕幼孙吴长郢所撰《吴昌硕年谱简编》记载有“课邻人子弟”这句话。吴昌硕传记类出版物，均抄录吴长郢这句“课邻人子弟”，只有5个字，没有具体的解说。

吴昌硕22岁在安城东门外永庆庵（俗名茅庵）教书，硬着头皮仅支撑2个月左右。当时只有几个适龄儿童读书，收到的学费还不够维持生活，无法支撑下去，正烦恼欲放弃时，表叔严履庵伸出了援助之手。严履庵比吴昌硕小4岁，他让吴昌硕到递铺南面芝里村严履庵办的私塾教书。吴昌硕祖父吴渊的第三任妻子严氏是严文笏的亲姐姐。吴昌硕的小奶奶严氏有6个弟弟，最小的弟弟是严履庵。

《古桃严氏宗谱》中的严履庵

安吉县《古桃严氏宗谱》记载：严履庵（1848—1923），享寿75岁。家谱严履庵个人条目和宗谱目录均写“严履庵”，“庵”字不写成“安”。经查12本宗谱，严履庵最后一个字，本人落款“庵”字，但三处他人文章将“庵”写成“安”。严履庵是安吉县望族明甫公十二世孙严诚儒后裔、严乔年曾孙、严文笏之第六子。严履庵庠生锡庚，乳名天策，字铎青，号履庵，别号省三。宗谱“履庵先生传”载：“定福乡午庄村人，迁居芝里。自祖以上皆读书，为知名士，至公父讳文笏、号梦松，于道光壬辰科举于乡，性恬退亦不乐仕进，先生自幼颖异，性忼爽而慈祥。”

芝里村“芑圃先生”

表叔严履庵是吴昌硕芑园常客。严履庵的前几代，在递铺西面的万亩村办私塾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严履庵告诉吴昌硕，战后县城废墟加入口稀少，不宜办学，办学应当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三结合。严履庵在芝里村“芝里大树”交通要道挂出了牌子：“严氏国学小学堂”，在这大树邻近处朱氏宗祠办私塾，主要吸引东边、南边一带山区的子弟，山区受到战乱影响不大，山区人家积蓄着财富。果然山区报名的很多，吴昌硕受严履庵邀请，在严氏私塾主持教书，系主讲老师，22岁来到芝里，直到约32岁离开安吉去湖州贡生颜文采家做司账。期间杭州到俞曲园任教的诤经精舍书院读书二年，吴昌硕《石交录》记载与施澍升“同肄业西湖二年”。吴昌硕在芝里教书时，为了让学生迅速安静下来，常花5分钟先讲个小故事，小学生特别爱听故事，故事讲完，教室里鸦雀无声时，才开始正式上课，深得学生、家长的喜爱。吴昌硕小名乡阿姐，教书时字芑圃、香补，后字仓石、昌硕等。老师当时被尊称为“先生”，所以人们尊称吴芑圃为“芑圃先生”。

吴昌硕早年为严履庵刻印

根据严履庵后代和严氏长者的介绍，吴昌硕初到芝里时，为严履庵篆书写了斋名“愈愚居”，并刻了“愈愚居”“芝里钓徒”“严履庵”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等印章，“愈愚居”是吴昌硕22岁时刻的印章。吴昌硕芝里住宿地大批竹林，有小水塘10多个，鱼儿特别多，钓鱼也是修身养性的事情，可以凝神静气，吴昌硕与严履庵喜欢钓鱼，吴昌硕为此刻印“芝里钓徒”。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边款则叙述了吴昌硕与芝里大树的感情，但这些印章现在未见下落。严履庵与芝里村望族朱氏有姻亲，宗谱落款姻侄严履庵。当时在芝里开设私塾，也是芝里朱氏的邀请，提供宗祠房子，北

面上郎村郎氏望族也给予大力支持。因为战乱等待了5年，朱氏、郎氏的适龄儿童急需上学。

1916年，严履庵协助芝里朱氏编写了《桃南芝里朱氏宗谱》。因为是严履庵参与编写宗谱，印刷后，严履庵家里也有此宗谱，严履庵曾经对“五朵金花”（5个女儿）中最小的女儿说，这印章“愈愚居”是吴昌硕22岁初到芝里时刻的，当时私塾办在这家谱地图的芝里大树下面宗祠内，自己与吴昌硕住在东边临芝溪的这大批竹林里。

《桃南芝里朱氏宗谱》

经探访，日前笔者借阅了《桃南芝里朱氏宗谱》，10本共计1750页。宗谱记载宋代迁安吉芝里一世（曾经任乌程令）朱潜、二世朱瑞芝，迁居安吉县递铺南面的芝里村之后，后代共8次修谱，家谱中清代乾隆44年写的《国珍公传》记载芝里村原名芝溪里。宗谱保存历经战争，可谓坎坷。此宗谱卷十第26页，朱德仪个人条目下面，介绍20世纪初续谱，是由朱氏第38世“乡饮宾”朱德仪战乱时保留的老谱第一本的基础上编写的。“乡饮宾”亦称“乡饮耆宾”，是由乡里举荐、皇帝恩准的德高望重、齿德俱优的贤能之士。诗经《仪礼·乡饮礼》中解释为“贤者为宾”，“乡饮宾”为旧时耆老乡绅之殊荣。朱德仪，字仁贤，家谱内容：“清光绪己丑（1889）岁重辑家乘、向来旧谱二十四册，自遭咸丰兵燹（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），散佚残缺，几无完本，唯公于仓皇戎马之时，背负一册，逃乱山中，珍藏无恙，未经残毁，故此次续修，非公一册，则家典无自征考，不亦危乎，其幸哉，仗祖宗呵护之灵，实由公竭力维持所致，公之存亡继绝之功，堪垂不朽矣。”

安吉朱氏有多支，如朱治后代、紫阳朱氏等，均为望族，与安吉其他姓氏望族，在安吉历史较为久远，彼此有姻亲关系。《桃南芝里朱氏宗谱》有安吉历代著名地方文人彭彭年、严履庵、万丰露、万廷华、郎志俊、陈良谟、吴廷柱、吴朝仪等文章，这些人物，系吴昌硕吴氏宗亲，或有姻亲，或与吴氏世代有交往。

宗谱卷四第14页，有《迁安吉芝里始祖乌程令讳潜字文默公像》，安吉令年家尊弟何奇拜题：记载朱氏始祖“十载乌程令”，乌程，古县名，在今浙江湖州，公元前223年，秦朝时期改为菰城为“乌程”，以乌巾、程林两氏善酿得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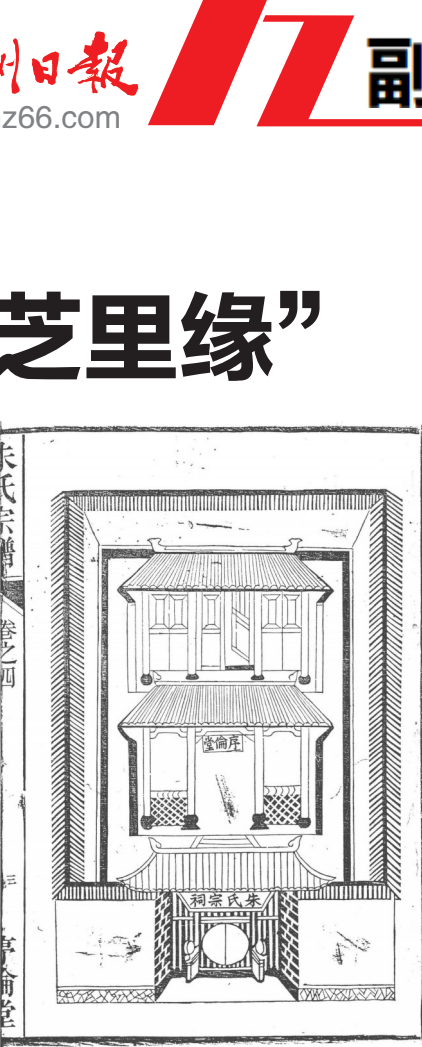
宗谱《续修宗谱新跋》：“朱氏之谱，溯宋（朱）瑞芝公迁居芝里以来，凡七修其谱，前清光绪己丑（1889）为之殿，迄今已阅二十八年矣……”。1916年宗谱有《紫阳朱夫子年表》50页资料。紫阳朱夫子即理学集大成者朱熹。朱熹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，哲学家，教育家，儒学集大成者。宗谱记载了光绪15年（1889），壬午（1882）岁贡同里后学潘福谦8页长序《鄞南朱氏重修宗谱序》，详述朱氏迁居安吉县芝里的过程：“吾乡处万山之中，凡聚族而居于斯，比如施氏、陈氏、郎氏、李氏、严氏、吴氏不过寥寥数巨姓，而姓之最大且著者，则推朱氏为冠，盖芝里朱氏系出自沛国，文公曾孙沛潜者，宋淳祐时官乌程令，秩满齐寓南湖，以游鄞南得芝山之胜，符梦芝之兆，爱山水清幽，不忍释而去，厥世嗣炳，公遂卜居于此，云仍相继，瓜瓞日绵，蔚起者学士文人显耀者，重种孳苻，衣冠待礼。久矣，耕读传家数百年……”

宗谱中的严履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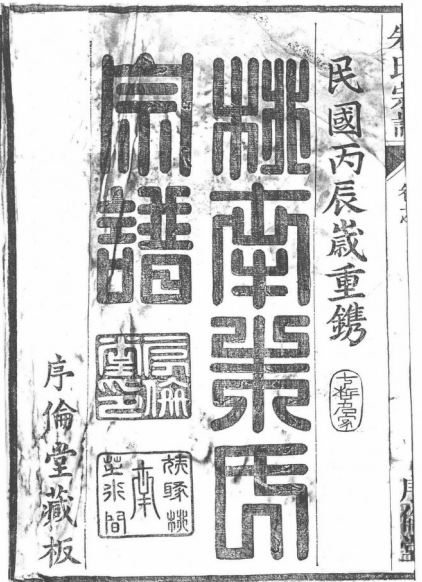
1916年宗谱《重修芝里朱氏谱序》，有叙述严履庵：“丙辰秋（1916），澜（尹光澜）游于安吉芝里之村，访严履庵先生之庐，曰子之以示，见朱氏之谱为耿耿，今得借天之缘，而朱氏适修谱，予盖往观之……，民国五年岁次丙辰孟冬月，古越道家后学戛君尹光澜拜序”。1916年尹光澜寻访芝里严履庵，严履庵在协修朱氏家谱，邀请尹光澜主编家谱，并属尹光澜作序的经过。宗谱有严履庵（严锡庚）文章《德粹公赞》《续修宗谱新跋》共二篇。《德粹公赞》落款：“岁次丙辰年（1916）孟冬月，前清庚寅科恩贡侯选直隶州州判同里姻侄，履庵氏严锡庚”。严锡庚落款是“候选直隶州州判”，是清代虚的官职。“候选”在清朝的官制体系中，候选表示等待被任用的状态。有资格担任某个官职的人员处于候选队列中，等待有相应职位空缺时被选拔任用。直隶州：直隶州是明清时期地方行政区划中的一种，其行政级别介于府与县之间。州判为中国古代文官官职名，在清朝之位阶约为从七品。州判职能通常为地方衙门辅佐主官的基层官员编制，不过也为外派直隶州知州的左右手，其主要职责是协助直隶州的知州处理各种政务事务等。

存世唯一《芝里阳基图》

宗谱卷四第154页，内容：“民国



朱氏宗祠



桃南朱氏宗谱扉页

五年岁次丙辰重修宗谱”名单9人，三个“修饰传赞严锡庚先生”。修饰，指整理、校对、修改。传赞部分内容严锡庚负责，严锡庚即严履庵。第四卷是传赞，《芝里阳基图》、芝里《朱氏宗祠》布局图在卷四传赞之前，是严锡庚所绘，绘了整个芝里村的分布示意图，上北下南，左右东东。时间是1916年，图共二页。正中分开为2页，右图为上页，左图为下页，因为一张图分2页印刷，没有缩小，所以很清楚。右图最上绘出了大片竹林。左图共二棵大树，上方一棵大树，大树比附近的房子高10多倍，明显比图中最左岳王城的大树还要大。此树是《芝里阳基图》远景中最大的树。吴昌硕清末22岁在严履庵的“严氏国学小学堂”（朱氏宗祠）教书，“芝里大树”下面显示有去安吉东边、南边山区的交通道路。吴昌硕长住严履庵家里，芝里村东北面，东边临溪一大片竹林的地方。严氏后代介绍系吴昌硕当时居住的地方，芝溪现名递铺港。宗谱保留唯一一张朱氏宗祠图，立体示意图，是吴昌硕教书和办公室的地方。《芝里阳基图》是目前发现唯一芝里村清末民初地貌地图，反映了建筑物和地形大树竹林，绘出了芝里大树的位置和芝里北面临溪大片竹林的地方，为研究艺术大师吴昌硕早年22岁到32岁时间段“课邻人子弟”提供了实物档案资料。1916年印刷，画虽然示意图，却类似工笔画，清晰度特高，稀缺且珍贵。《芝里阳基图》反映出芝里宗祠等房子，在太平天国战乱时没有受损。经过了100多年，芝里村地貌早已经面目全非，芝里大树也已经不复存在。

吴昌硕“愈愚居”印蛻

“愈愚居”印蛻，据长者口述相传是吴昌硕22岁初到芝里时所刻，但至今没有实物原始印章，没有见到边款内容。但此印是吴昌硕在芝里教书时所刻，为吴昌硕早期治印，之后的《朴巢印存》没有记录，仍具有文史价值。特别是1916年印刷的芝里阳基图2页，清楚绘出了芝里南面的“芝里大树”，北面的临溪成片竹林，为考证吴昌硕教书的位置和住宿位置提供了资料。吴昌硕将严履庵茅屋的大竹林称之为“大芜园”，比吴昌硕的“芜园”要大。吴昌硕是幸运的，表叔严履庵“严氏教育”的声望，给吴昌硕带来了收入。

《缶庐诗》中的表叔

吴昌硕50岁刻本《缶庐诗》卷三记载，吴昌硕44岁向故里三个亲人（妻子、严履庵和万东园）各寄诗一首，妻子、严履庵均40岁，三首诗都收录《缶庐诗》说明诗的重要性。赠妻子《丁亥八月廿七日赠内》：“山妻四十明朝过，往事低徊倍可嗟……”。寄诗赠表叔《寄严履安表叔泰》：“兴来豪饮三卮瓠（杯），醉后意气轻王侯……芝里村畔骑黄牛，饮泉一斛栖一邱”。吴昌硕诗文生动反映了严履庵好酒个性、隐逸芝里村的生活。

徐世尧

后林老街消逝了，心中有莫名的失落。曾想写篇文章，记录很有年代感的石桥，记录古老的街道与商店，却苦于缺少资料。近日翻阅地方文献，获得些许内容，又萌发了撰写念头。宋嘉泰《吴兴志·乡里》记述：乌程县常乐乡管里三：孺山里、后林乡、至德里。由此可见，后林这个地名，在宋代就出现在湖州方志上。元明清朝属乌程县治下。清同治《湖州府志》记述为乌程县13区132庄后林村。1929年属吴兴县第一区戴林乡，1935年属吴兴县第一督导区，单独设置“后林乡”。1939年属吴兴县织里区。1946年为吴兴县戴林乡。

笔者对后林老街有较深的记忆。先祖父是乡村郎中，楷书写得特别好，还当过私塾的教书先生。1955年，祖父参加了戴林联合诊所，我与祖母随行。诊所主任叫王象先，一位有名气的老中医。开始时诊所在后林南街港北的民宅，开门是一条清澈的小河，夏天有许多人在河里洗澡。对岸是后林大户潘氏，其先辈在民国初年曾任浙江省政府参议员。潘宅临河的石帮岸为武康石垒砌，错落有致，非常美观。二楼上有一座挑出墙外的木质凉露台，乡村非常少见。南街居中有座三孔石梁桥，桥南通往大河诸村落。桥北一条石板路是通往老街的中轴线，路东侧有民宅闵氏，独家庭院，三开间三进深。闵家有孙辈小孩与我同龄，我经常去玩。他家有慈祥的祖母，还有位很有文化修养的母亲。据说是屈舍望族闵氏的旁支，从金盖山下闵家庄迁来。闵氏的后人很有出息，闵行铨先生与笔者有微信联络。

一年后诊所迁到老街上的店铺。临街面的两间售卖中药，老板是余先生，宁波人，精通中药。鹤发童颜，髯须飘拂，穿长袍，似是仙风道骨。他坐于较高的账桌上，戴着眼镜，用毛笔书写便笺。他橱柜中有好些古董，字画钱币之类。老先生送给我一枚很大的古钱币，那时年幼，不知此是何物，嘴馋，在货郎担上换糖吃了。余老有助手田先生，也戴眼镜，精明能干。中药店应是公私合营性质。

第二三进是诊所，三五位医生，祖父有一张桌子，专门用于给人看病做膏药。王象先主任有两个徒弟，一人姓徐，不久参军去了，另一位闵子鑫医生，后来成为戴山卫生院的骨干，一直到退休。再后面是个大院子，经常晒些中草药，药味浓烈。

后林老街呈东西走向，约有四五百米长。中心街道是双面店铺，但商店仅十来家。我朦胧的印象中，由西到东，朝南店面是百货店（兼卖棉布），收购部（收购废旧物品），负责人是潘火生。东隔壁供应农药、柴油和小农具。弄堂东是小杂卖店，售卖香烟零食。再往东是供销社的酱菜店，供应食油、煤油、酱油、肥皂等日用品。走过中药店诊所。则是后林的大众食堂，卖早点心，有油条、烧饼、馒头和粽子，也供应面条和馄饨。食堂隔壁是茶馆店，附近乡村老人天天来吃早茶，谈天说地，有时还请民间艺人说书。

后林街朝北的店铺较少，依稀记得市桥（蒋家桥）东侧是豆腐店，上午卖豆制品，店里有一只驴子，被蒙上眼睛牵磨，白色的黄豆汁从磨盘流下来。我和几个小伙伴常常在市桥上看驴子牵磨。市桥西隔壁是商店，店里有为村民摇面条的机器，生意很好，也卖油条等点心。老板叫方德顺，很和善。再往西有一小

沈建平

丁墓村位于德清县康乾街道千亩港南岸，离北面原先的秋山集镇约1.5公里，四五十户人家沿虎山东面的山脚而居。千亩港自“上角桥”向南分支出一条小港，在村庄人家的房前屋后穿过后，入南面的官塘漾。

前几年，笔者为去那里寻访一座古桥，去过丁墓村，那时的村庄还未拆迁。沿着虎山脚下的村道往南，在右边的山坡上，几间破旧的工房散落在毛竹林中。再往前数十米的河边，还可以看到一个石砌的码头，这些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丁墓村开办石矿时的建筑遗存。那时代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，石料俏销，供不应求，因此，丁墓村在狮子山、虎山脚下，办起了四家石矿，每天，炸石的炮声不绝于耳，地动山摇，尘烟滚滚。如今，这些石矿早已停办，矿宕复绿。

再往前过十几户人家，沿着一条叉道往东，一座小石桥出现在面前。该桥东西向横跨小河，两岸绿树浓荫，一个个平整的农家河埠掩荫在绿树下，河水清澈，游鱼历历可数。这是一座石板平桥，三孔，桥东堍有文保单位所立的一块石碑，这便是“丁青桥”。

“丁青桥”又名“丁墓村小桥”，但村上人习惯称它叫“青前桥”。究其原因，原来在桥的东面，有一方三百多亩的“青前圩”田畝。丁墓村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在那里劳作，早出晚归都得经过此桥，桥连“青前圩”，桥曰“青前桥”。

丁青桥，长6.3米，宽1.5米，高2.8米，桥墩为排柱墩，由两条扁平形石梁竖立水中，上扣横石梁，顶端为素面，外伸0.3米，中孔桥墩的排柱石上，浮雕有精神荷花图案，图内阴刻“皇庆岁次壬子四月奉口吉日建”等13个汉字。元皇庆壬子年即公元1312年，由此算来，该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。

在丁墓村的历史传说中，在早于丁青桥前，这条河道上有一座石板桥，相传此桥为丁将军所建。村民们所说的丁将军，即三国时东吴司徒丁固。有一回，他路过这里见小河挡

店，卖些小竹制品。最西端有铁匠铺，有学徒用力拉着风箱，赤膊的刘师傅抡锤叮叮当当锻打各式农具。

老街周围有许多村庄，东有石街、东道湾，南有柏家湾阳泰河头，西有铁店巷、七家湾，北有塘桥、木桥头村。有石街南街の村名，想象中的后林集镇旧时规模不小。

古桥是古镇古村落的标志。查阅《吴兴县全图》，后林东有白龙桥，明崇祯《乌程县志》有记载，可见其始建年代之古老。街周围还有小石桥、市桥、环桥、塘桥。老街东侧的小石桥又叫“先生桥”，应有出典。西侧的单孔石拱桥极显古典，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其桥额与楹联？街背后的“塘桥”，为南北向的三孔石梁桥，跨架于中横塘（戴山塘）上，当年的“织里班”小轮船在北堍设有停靠码头，停靠载客。

在现代，后林街最有名气的当属“后林完小”，又称“二礼中心小学”。由戴季陶先生出资创建。《八里店人文》记载：学校为正方形二层楼房，屋面南北呈三角形，东西呈梯形。辅助用房五间，连校舍共约670平方米。校内有小花园，水泥桩头铁丝网做围墙，校园边小路用小毛石铺成，旁植小冬青树。教学设备包括全套课桌、办公用品、图书及各种标本、教师生活用品均由戴季陶先生支付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乡村，堪称一流。

我曾在后林完小读了不到两年时间的小学，记忆已很模糊。1956年，我到了上学年龄，祖父送我上离老街一里多路的后林完小。按乡里旧俗，上学那天，我腰里拴着红袱，由舅舅背着，父亲拎着一把糖茶壶，走过塘桥沿石板路来到学校。班主任姓尹，是位女老师，她戴近视眼镜，有点顽皮。在一楼东侧的教室，她为我安排了座位。父亲给小朋友发红枣、喝糖茶后与舅舅离去去了。教室宽敞明亮，有三排课桌椅，隔壁是老师的办公室。尹老师上第一堂语文课是“毛主席”三个大字，普通话很标准，第二堂课是“工人农民”，其他的课程就记不清了。

后林完小环境很美。校园内有个很大的操场，供学生早操和体育课使用。正门有石碑坊，门前有两口长方形的池塘，蓝天白云倒映池内，有天光云影的意境。东侧是农田，西边是民居和桑地。北临一条小河，中间有小木桥，北岸是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坊，以桥而名，称木桥头，戴姓居多。戴季陶先生的祖先就居住于此，季陶先生建造完小之后，来过几次木桥头。据笔者一位世居该村的远亲戴阿觉老人回忆：“日本人打进来不久，族人给季陶先生做五十寿诞，村民都去了，非常热闹。我那时是小孩子，见戴先生端坐在太师椅上，走上前跪下向磕了个头，他的随从递给我二块银元。”

1958年，我们秧宅村也办起了小学，就离开了后林完小去读村小的复式班。我这个人非常愚钝，在后林完小读了一年半书，连校长的姓名也不知道。除了班主任尹老师以外，其他老师也记不得。文獻记载，后林完小曾有宋美龄赠送的大挂钟，民国南京市长赠送的铜钟以及戴氏照片与图书等文物。此校于本世纪初并入戴山学校。

后林老街还有寺庙道观，还有深幽的巷弄，还有期待人们挖掘的故事。

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”写下这篇文字，为这条千年老街留下一缕记忆。别了，藏在记忆深处的后林老街。

丁墓村访古

道，便驮来一块巨大的石板搭在了上面。

有关丁固的其人其事，在历代的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。吴宝鼎元年10月，武康人施旦聚众数千人，劫持永安侯孙谦，吴将丁固、诸葛靓率兵阻击，施旦战败。

东晋虞预的《会稽典录》载：……固，字子贱，名密，避雍、密，改作固。固在襁褓中，阉泽见而异之，曰：“此儿后必至公辅。”固少丧父，独与母居，家贫守约，业养致敬，族弟孤弱，与同寒温。翻与同僚书曰：“丁子贱素渊好德，堂构克举，野无遗薪，斯之为懿，其美优矣。令德之后，惟此君嘉耳。”历任位，孙休时固为左御史大夫，孙皓即位，遣司徒。皓悖虐，固与陆凯、孟宗同心忧国。年七十六，卒。

丁固死后所葬之地，便是“丁墓村”，村以墓名。北宋太平兴国年间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有：固，山阴人，尝梦松生腹上，谓人曰：松字十八公，后果为司徒。明湖州人宋雷所撰的《西吴里语》中说：武康丁墓村，有汉丁固墓。清道光《武康县志》载：司徒丁固墓，在县东十五里。

丁氏祖先，散居济阳、清河、陈、谯等郡，在三国两晋时期，丁氏家族共四代人先后出任吴、晋，这其中以丁固的成就最高。司徒：汉称丞相为司徒，为“三公”之一，位极人臣，真可谓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家族显赫。丁氏家族的第二次兴盛在宋代，从皇祐元年到绍熙四年的140多年间，整个湖州地区一共出现了丁维、丁常安等17位进士。

德清丁氏均为三国东吴司徒丁固的后裔，但有着一丁固墓葬的丁墓村，却无丁姓。那一天，笔者想去寻访丁固墓，在村里问了几位老人，他们都摇着头说，在这里生活了七八十年，此墓从未见到过。

山树葱葱，山风浩荡。从三国两晋到现在时间已跨越了一千多年，世事更替，沧海桑田，当年一代名相的尸骨早已化为了了一堆黄土，连同他的坟墓湮灭在了这青青山岭的乱石堆里，唯有记忆永恒。

